

胡竹峰专栏·南游记

集石为舍

精神健旺为夔。那些火山岩灰石经海风蒸荡而为秀石，又峭拔又清奇。

石为地之精，山之骨。石窠村人集石为舍，以火山石垒砌房屋，虽是几百年前旧居，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有匠心，得了好筋骨，巧夺天工。更难地脉有灵，千百年地气流传，几口古井甘泉不绝。井水比村前饮马湖水来得高，村中地下有泉水，几十亩池塘从未干涸，水质亦好，近前看，目力及处，可见淡水螺轻轻蠕动。古人说盛德在水，水是地之血气，如筋脉通流。一时感慨村中冯氏先人择得好地，地灵出俊杰，人也是地里的庄稼，行走的庄稼。

生平见过石头无数，有石头像游龙戏水，有石头若凤舞九天，有石头如马放南山，有石头似眈眈虎视，有石头俨若庭前望月，有石头仿佛小院看花。石窠村的石头近乎袍儒生，俊眼修眉，顾盼神飞。古韵留存的石屋，处处是过往的气息。走进几户人家，堂屋木板横梁用材很好，偶见木雕精美可人，石槽石臼保存完整。阳光自围墙外照进来，门楣贴着春节的红符，颜色不失鲜艳，老屋一时喧嚷。青葱的藤萝与荒草，肆无忌惮爬满历经沧桑走过岁月的老墙。

冯氏先祖相传，当年冯宝之妻浣夫人奉诏出巡，渡海来京，不幸仙逝，最初安葬在石窠村附近，冯姓子孙在此定居，日出日落，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村里还有将军第，纪念东汉大树将军冯异。“将军第”横匾笔墨不一般，“军”字竖笔直穿过顶，有上达朝廷之意，“第”字中间竖笔不接横画，是说冯异当年处事谦虚退让，不争功自夸，每每论功行赏，径自去树底乘凉，人称“大树将军”。门口对联言语气派，如歌如诉，行书圆润，温文沉实，依稀可见何绍基风采。

何绍基晚年号蝮叟、叟叟，取李广猿（古作猿）臂弯弓之义。作字握笔悬肘，非高手莫为，上溯高古篆隶，下至六朝南北名碑，底子却是颜真卿。在他的笔墨题写将军第门联，真贴切真佩服。

在村里闲逛，有户人家喜联浩大，说的是：诗经云钟鼓乐之，周易曰乾坤定矣。一时觉得这个小的村落不独古韵流传，更有斯文在兹。

入得巷口，地上埋有龟形风水石，石龟之首直对一口古井，所谓龟龙弹门，出入平安。麒麟龙龟为远古四灵，《述异记》说寿五千岁谓之神龟，寿一万年曰灵龟。这村口石龟龟首万年，几可称为仙龟吧。仙龟者，显贵也，天意昭昭，凡龟呈祥。

石屋几百间，梳状形围饮马湖而建。石巷十来条，狭长而幽深。交通阡陌，纵横交错，人在其中流连，老屋恍如旧影，石巷的脚板石真能照出人，千头万面都像被时间铭刻其中……总觉得那些老房子的窗棂后有一双双好看的眉目，流动着情意。情意是诗，曹操的诗，文眼在“山岛竦峙，秋风萧瑟”上。

时当炎夏，村后野菠萝生得茂盛，与村口大榕树遥遥相望。榕树一木成林，倾倾如盖，到底荫荫厚重。一树野菠萝龙威虎振，树叶层叠有序，螺旋向上，有运转、鸿钧之誉。童心大起，寻长枝击落一枚野菠萝，倒提而行，犹如小儿得饼。树荫下，传来清凉的一道海风，卷过衣角，又漫不经心消失在远方。正午阳光透亮，墙上巨大的红福字倒是鲜艳了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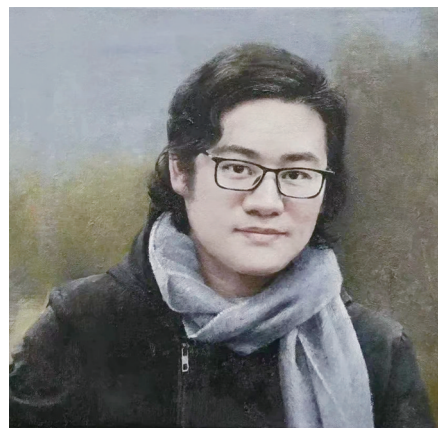
快雪时晴帖

上午去南海博物馆，车到博鳌，一场大雨兜头而来，天空却晴朗着。一边日头一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傍晚，朋友发来个人收存的《快雪时晴帖》照片，自称是大藏家。那人信誓旦旦说是古本，说明日可得空一观真迹，机缘难得。

机缘难得，我只好谢过。此事或可入得笑话集。笑话集也不敢如此笑话。只是这个笑话并不好笑，更无话好说。

《快雪时晴帖》经魏征，传于褚遂良，宋朝到了苏舜元，苏舜钦兄弟之手，后转入米芾怀中。南宋入高宗内府，元明时亦流传有序，后入清宫，乾隆将此帖与王羲之《中秋帖》、王洵《伯远帖》同藏于养心殿温室，是为三希堂。乾隆珍爱《快雪时晴帖》，说神乎其技，天下无双，古今鲜对，誉为“二十八骊珠”。我却不喜欢此帖，觉得没有魏晋的气韵。



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五卷本“胡竹峰作品”，《中国文章》《民国的腔调》《雪下了一夜》《惜字亭下》《黑老虎集》等作品集三十余种。曾获孙犁散文奖双金奖、丁玲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刘勰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

书心书影

进退自如 仕隐间见王维

——《王维：空山不见人》编后记

胡慧华

提到王维，从童稚小儿到黄发老者，都能随口而出他的几句诗，而喜欢舞文弄墨的我，对王维更是趋之如鹜，心心念念。

王维身上的标签太多了。诗人，画家，书家，乐家，禅意，佛系……各有评说，莫衷一是。

可以说，自王维横空出世始，他就一直炼烁生辉，不仅在文学的江湖，甚至在贩夫走卒的民间，他的诗一直是自然宁静致远的代表。

相比大唐璀璨星空里的骆宾王、王勃、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和杜牧等，王维似乎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进退自如，在出仕和归隐间，始终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般意境韵味地存在。

王维的故事很多，关于诗歌关于辋川关于向佛关于他和他……无论从何处着笔、从哪里构思，都可以洋洋洒洒，但赵焯老师棋高一着，另辟蹊径，居然来个“空山不见人”，脑中猛然就回响起各种人语，这岂不是别样的对王维的注释？静下心来想想“空山不见人”这幅画，那得是何等的幽静空灵才会有如此境界，而接下来“但闻人语响”，又是多么的反差又自然。这是不是就暗示王维就是“空”，他却如山般存在，任世间众说纷纭。或许这也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或许是“开水不响，响水不开”……反正光这书名，就妙不可言，甚得王维其味。

赵焯老师深谙其道，所以能在市面各种王维版本间特立独行、游刃有余地写他理解的王维，写真实的王维。

所以说，《王维：空山不见人》并不是那种司空见惯的人物传记或小说，我倒宁愿把这本书定义为思想随笔，以王维为对象，展开对职位、对生活、对家庭和对朋友的思和考。赵焯老师以他清静的心来写王维，那空灵空幽空幻的思想交锋恰是这本书最有味道和魅力之处。

赵焯老师这么多年，行走于文字的天地，早已熟练于从内在写真实，不畏浮云遮望眼，一针见血现本尊，形成了自己耳目一新的独特文风。

最初认识赵焯老师，源于他写的“晚清三部曲”，李鸿章、曾国藩和袁世凯在他生花的笔下让人刮目相看，于是就主动联系上了，因为人如其人，我想这样的文字后面的人肯定差不到哪。后来，更进一步经略他的“宣纸之美”，更是被他那驾轻就熟的文笔所惊艳，甚至可以说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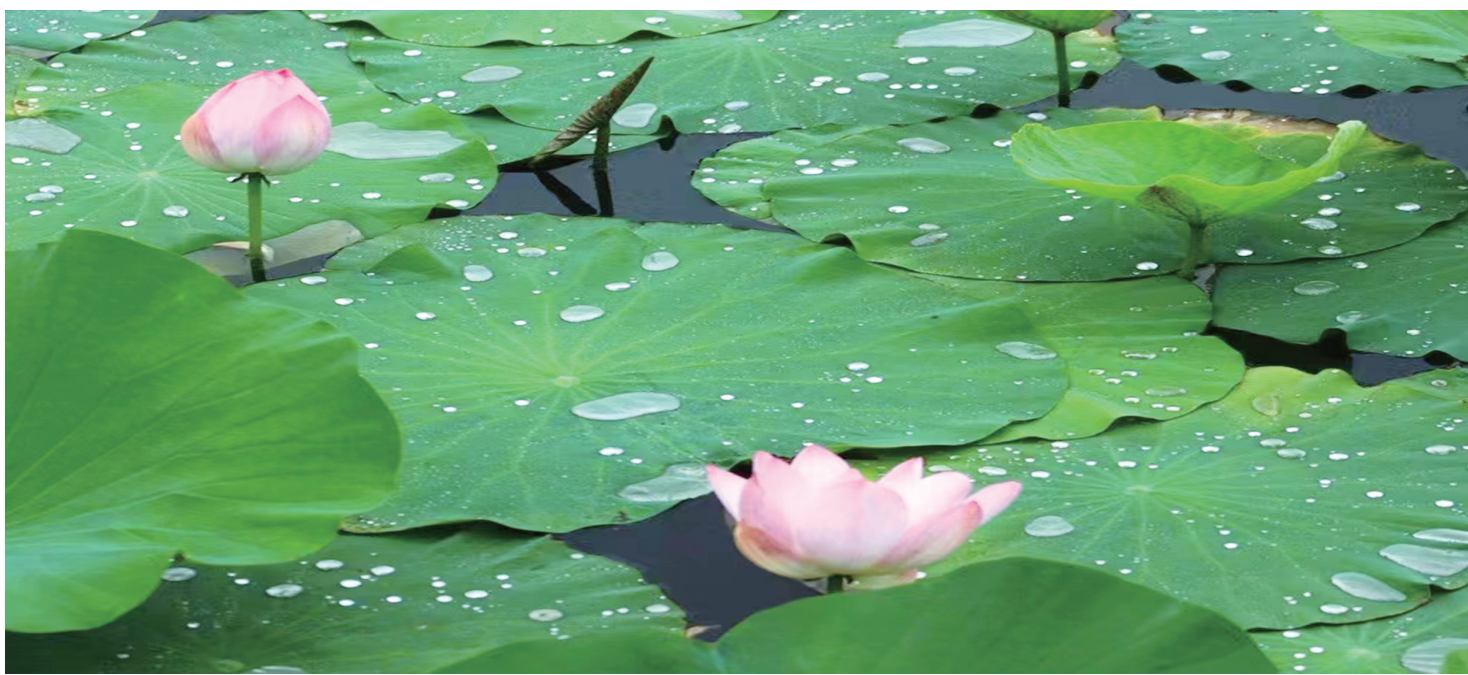
《王维：空山不见人》
赵焯 著
华文出版社

倒。我就是徽州人，没想到他能将徽州写得如此优秀，徽州百年来的人文意蕴在他笔下鲜活灵动起来，根本不是一个美字了得。

于是，作为一个出版人，我小心地问他是否有兴趣写王维，他一副“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状态，回答如果不急可以试试。王维本就不是一个急的人，写他当然急不得。后来，零星星跟他聊几句，也没有专门再就王维有所催促和担心。知道他的事多，我也耽于工作，我俩倒相得其乐，互不影响。虽时至今日，我俩尚未见面，平时偶尔也就网络联系，但这一口头约定后的两年，2022年底，他郑重其事地把初稿给我，我一下子就被他篇章结构的设计所吸引，全书都以“空”来构架，“空翠”“空幻”“空灵”“空寂”“空性”“空净”，目录篇章简约得令人难以置信，虽说是“空”，但全书充满了实打实的内容和思想，这一形式上的空和内文实的落差，反倒让全书洋溢着一种欲罢不能的味道。

在审读过程中，我们因循“能改则改，可改可不改不动”的原则，尽量保持文稿原貌，尽量保留赵焯的写作风格。比如他很多的抒情和见解，只要不违背大的原则，只要能自圆其说，这种明显个人特色的评论，我们都乐享其成。

每当我想起大唐时代的诸多诗人，自然然而有音乐荡气回肠；既有贝多芬的雄浑与深厚、肖邦的激越与浪漫、勃拉姆斯的沉郁与忧伤，也有拉赫玛尼诺夫的迷幻与悲怆，还有莫扎特的名贵与清亮。音乐、诗歌和文学，从



珠落玉盘
张云 摄

信笔扬尘

笔落惊风韵千年

查晶芳

白墙黑瓦，曲廊回旋，一座徽派风格的农家院落出现在绿树掩映的小路尽头。院中圆静无声，唯见廊下窗前，整箱整箱的毛笔排队排开。大门敞开的制笔车间里，七八个工人正低头忙碌。工作台上，有的尖圆的笔头已雏形初现，有的笔头笔杆已配套装好。环视室内，处处皆笔，悠悠的竹墨清气扑面而来。

这是安徽泾县捺笔斋宣笔厂。厂长黄永园面前堆着纯白的毫毛和已成型的褐色笔头。只见他先拿白毫毛堆上刀片挑出一小撮，放在盖笔砖上，刀尖蘸水，将白毫打湿，摊平后，用刀一揭，毫毛便如白纸片般粘在了刀上；左手再拈起一个褐色笔头，往白毫上一贴，顺手转圈，笔头便被白毫完全裹住了。黄永园介绍说，这叫披盖毛，褐色的是狼毫，白的是羊毫，两色相间不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加大笔头的吸墨量。披盖毛完成后，阴处晾干，再经扎笔、装笔杆、刻字、镶嵌等一系列工序，一支宣笔才算大功告成。

今年四十出头的黄永园笑言，自己是在毛笔堆里长大的，一家人都是“吃毛笔饭的”。“我们做笔全部是传统手工，从选毫开始到最后成品，大大小小共有168道工序，一步都不能少，一步也不能马虎。”谈到宣笔的前世今生，黄永园滔滔不绝。

相传，中国最早也是最好的毛笔就诞生于宣城，其创始人秦为蒙恬。《史记》有载：“蒙将军拔中山之兔，始皇封之笔，世遂有名。”中山，就是现在的安徽宣城泾县一带山区。公元前223年，蒙恬南下伐越路经此地，偶然发现这里的山兔毛纤长柔软，遂以兔毛为

毫，又取青竹作杆，制成毛笔，世称“蒙恬笔”，此乃宣笔鼻祖。到了唐朝，宣州已成为全国制笔中心，宣笔的美名享誉五湖四海。

“可惜的是，后来我们宣州制笔被湖州赶超了……”黄永园的语气很是遗憾，“从小母亲就教育我，做笔绝不能偷工减料，一切要以质量为上，所以我力争每支笔都能达到尖、圆、齐、健的毛笔四德要求。”所谓“尖”，指笔头如锥，宜钩、捺等选毫；去脂、分毫、梳毫、齐毫、压毫等一系列操作程序，它们都要借助水或其他液体才能完成。黄永园说，“水盆”最考验技师的水平，一整套的“水盆”功夫，至少也得学三年。其中选毫至关重要，如同大厦的地基，地基不好，建得再高也终将坍塌。选毫时如同沙里淘金，得有慧眼金睛，没个二十年功夫都做不到。“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

毫，又取青竹作杆，制成毛笔，世称“蒙恬笔”，此乃宣笔鼻祖。到了唐朝，宣州已成为全国制笔中心，宣笔的美名享誉五湖四海。

所有工序中，最复杂也最关键的是“水盆”。一支毛笔的好坏主要看笔头，而笔头的主要工序就是在“水盆”中完成的。这道工序包含选毫、去脂、分毫、梳毫、齐毫、压毫等一系列操作程序，它们都要借助水或其他液体才能完成。黄永园说，“水盆”最考验技师的水平，一整套的“水盆”功夫，至少也得学三年。其中选毫至关重要，如同大厦的地基，地基不好，建得再高也终将坍塌。选毫时如同沙里淘金，得有慧眼金睛，没个二十年功夫都做不到。“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

来就是相通的，虽然音乐和文学的一一对应是不准确的，也是矫情的，可是以我有限的感受，我觉得杜甫诗的宽广度和人文性来说，有点像贝多芬的交响曲，只是没有达到后者的神圣和宽广。当然，这当中更多囿于时代的局限。至于李白，气挟风雷，鹤鸣九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洋溢着宏大的浪漫主义情怀，如莫扎特，也如肖邦。王维呢，就其精神的纯粹性来说，其诗歌散发的熠熠光辉，表面上有点像海顿，也有点像维瓦尔第，可是其实际，又有点像马勒。至于其个人外在和内在的经历和路程，跟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黑塞笔下的德米安、悉达多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一个人如何借助于艺术的呼唤，借助于艺术散发出的光芒，在不断精进和蜕变中，豁然觉醒，从而兀立于世，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超人”。至于王维的《辋川集》，细致、广远、博大、宁静，更像是巴赫的钢琴曲，有着星空般浩瀚和静寂的意义。

实话，我前也生怕这王维写得落于俗套，毕竟市面上关于王维的东西太多了，如果没有一点新味，那出版了也前景不佳，倒误了这“才子中的才子”王维。好在赵焯老师以一个“空”化解了所有，真是无形之中见真章。

这本书从策划到约稿和出版，也是我快二十年出版生涯的一个独特经历，更是一次与王维的美好相约，也是了却心中一直以来想深入了解王维的念头。或许，赵焯老师也有这王维情结，才在行文过程中如此色味俱佳，也才能成就我和他这段美好的出版姻缘。

应允写作王维，很大程度上，是我爱着一个熟悉而陌生的灵魂。当我刚刚接触唐诗之时，王维于我而言，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如暗淡的阴翳月影，如老树的昏沉摇曳。可是随着年龄的渐长，同样的阴翳慢慢地渗透于我的身体，让我积淀和诞生出一种情绪，也让我莫名地喜欢和亲近王维了。自此之后，我喜欢静静摩挲王维的细致，远远瞻仰他的博大，悄悄赞叹他的超逸。如此感觉，既奇怪也不奇怪，一个人，为什么不能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剪影，给生命以提醒呢？或者作为一个灵感，汲取生命的精华，暗地里与之深情相拥。自此之后，我越来越清楚地感受这个人，感受他的敏感、敏锐、柔情和智慧，以及超越常识之上对真理的执着和追求。

为对得起自己的念想，这本书的装帧设计，从策划初，我也想尽量与众不同，封面采用炫光丝感布，青绿丝滑，触摸如肌肤，简约不简单；书口模切穿孔，如层层云，又似紧紧连。

如今，书已经出版了，好坏都是读者说了算，作为作者和出版人，只能和王维一样归隐！“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风雅颂

陈田的诗

无题

夏初绿荫送凉风，
信步庭前落日红。
花甲笑观童趣乐，
内心云淡不争锋。

初访雄安有感

千载雄安真手笔，
八方汇力细雕琢。
绿茵处处澄湖碧，
热土频频飒风歌。

咏黄果树瀑布

汇聚百溪浪浪起，
断崖无畏泻银河。
玉珠雾化漫幽谷，
也纵狂歌虹彩多。

毕业季感悟

心怡收获季，
感谢师恩留。
勤苦岁三载，
艰辛味也甜。
寄语接续路，
嘱咐愈三言。
他日逢捷报，
邀约庆晚年。

雨

刘承亮

雨，不停地下
滑落在眼前 身边
打湿了山岗
让小河也满了
愤怒地激昂
还是那把油雨伞
小风起，雨
打到了脸上

雨，不停地下
毫不犹豫地直冲地上
是在倾诉衷肠
还是想溜到这里玩玩
雨夹着风 飘在街巷里
轻巧而无形
小窗湿了，你
淋到了我的心上

雨，还在下
落到地上 一闪一闪

雨，还在下
淋湿了海棠 吻开了莲花

振风塔语

(外一首)

段伟

一些突如其来的信息
令人唏嘘
就像梦中盛开的梅花
没有冷香 也无冰雪
风 轻抚振风塔檐角的风铃
和谁私语 一江之隔的过往

远去的客轮
照入夕阳倍大的余晖里
熙熙攘攘的尘世里
我就像一滴水
融入滚滚的江流中

默默仰望振风塔
期待塔能与我耳语
那些发黄的陈年往事
或者儿女情长
塔无语 只俯视
浩荡东去的皖江

小孤山

目送 滚滚的江流
小孤山 手足无措

晨阳和晚霞
都不可能抚慰
长江万里的绝恋

江北浣衣的小姑娘
抬首间那一缕羞涩
只为江南
如果还有守望
孤帆远影 绝岛一处
大江，你是谁谁啊
只为奔流
再也不返吗

